

普陀山《重修古佛洞禅院记》考释

□楼正豪

普陀山上有古佛洞庵。清末苦行僧仁光法师，自名“古佛”，在洞中圆寂，三年后成就不朽肉身，其徒开明法师于1918年始建为庵（王亨彦，《普陀洛迦新志》卷2《形胜门》、卷5《梵刹门》）。今正趣亭外的碑墙上嵌有一通《重修古佛洞禅院记》，高一百三十五厘米，宽七十五厘米，详述了古佛洞庵的始创及重修过程，其碑文如下：

重修古佛洞禅院记

仁光师既祝发于狮子洞，托钵归来得此蹊径，自题其名曰古佛，所以见志也。自后樵薪采蔬，漱流枕石，一线漏罅之石穴，一旦豁然，若舍卫城，亦可见师之功行艰巨且巨也。清德宗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师说偈圆寂，得参上乘禅，证一切因果，故本来色相得以不朽。但年来香火荒凉，屋宇渐颓圯，寺僧虽忧，无如何也。二泉陆君锡侯偕镇海张君石川，于庚申岁癸未月，来游普陀。既至是地，询知实状，佩师之功行，叹寺之荒圯。乃假海上新世界游乐场为布金地，俾可集资成祇园。盖途时二君适为新世界主理者，故能许寺僧以如此。师遗像莅沪凡四阅月，募金三千余，由史君致广及董生记奉佛还山。承陆、张二君命，监工建兰若。工竣，勒石纪颠末，以志重修之一段因由耳。岁在重光作噩仲夏之月南沙姚民哀撰句，请孙何维朴书。

从碑文可知，仁光法师圆寂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二十四日，成为肉身佛。而后寺院“香火荒凉”“屋宇颓圯”，在寺僧一筹莫展之际，正巧1920年7月从上海来游普陀山的陆锡侯、张石川看到古佛洞庵的现状，决定集资重修。

此二者皆沪上闻人。陆锡侯（1894-？），字梅庵，祖籍江苏无锡，上海买办，1920年在任新世界游乐场经理。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上海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一大批戏院、茶馆、电影、赌博、各种游艺项目及展览等为一体的现代娱乐场所兴盛起来，最有名的是1917年开业的大世界游乐场，与新世界游乐场关系密切。

张石川（1890-1953），原名张伟通，字蚀川，祖籍浙江镇海，中国电影拓荒者。1913年，由他与郑正秋合拍、美国人创办之“亚西亚影戏公司”出品的电影《难夫难妻》在上海公映，是我国摄制故事片的开端。1914年一战爆发，亚西亚公司歇业，失去后台老板与资金的张石川暂时离开电影事业，替小舅父经营三掌管文明戏班“立鸣社”和组织剧社演出。1915年，张石川的大舅父经润三与黄楚九在上海公共租界泥城桥附近跑马街转角（今南京西路西藏中路转角）创办新世界游乐场，是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的娱乐场所。1917年，经润三去世，经的遗孀汪国贞与黄



楚九闹起产权纠纷，结果黄另起炉灶，建大世界游乐场。此时张石川开始帮助舅母管理新世界游艺场所有业务，同时又从事多种商务经营。后来新世界游艺场因盲目借款，扩大规模而呈现危机，1919年底暂时停止营业。（《申报》1919年12月2日《新世界议决停止营业》）此后，由陆锡侯继任经理，新世界游艺场断断续续开始重新营业，张石川起任上海“瑞慎洋行”经理，又组办“大同交易所”（刘思平，《张石川从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年）。陆锡侯与张石川同游普陀山的1920年7月，正在此时。

碑文称二人来到古佛庵洞：“询知实状，佩师之功行，叹寺之荒圯。乃假海上新世界游乐场为布金地，俾可集资成祇园。盖途时二君适为新世界主理者，故能许寺僧以如此。”两人见到肉身佛，立马察觉到了商机。为偿还债务，重兴新世界，必须引进“新奇”项目，以刺激感官，普陀山上唯一的肉身佛正是可供展示、用以赚钱的“奇物”。二人于是以新世界游艺场经理身份，向寺僧乞借师父肉身展览来集资，并承诺归还时用募金重修道场。

碑文接着道：“师遗像莅沪凡四阅月，募金三千余，由史君致广及董生记奉佛还山。承陆、张二君命，监工建兰若。”即肉身佛在新世界游艺场展出四个月，共募金三千余，由陆、张二人命史君致和董生记，奉佛还山，并监工建寺，至立碑的民国重光作噩（壬戌年，1922）仲夏之月（5月）竣工。碑文记古佛洞禅院的重修因由，实为彰显陆、张二人功德，但在普陀山流传的民间故事中，却是两个上海老板用五百大洋，收买了寺僧慧性，偷走了肉身佛（洪波雷，《普陀山古佛洞》，《舟山晚报》2014年3月16日）。在百姓眼里，将肉身佛当做展品，是对佛教的不敬。但娱乐游戏场所必须凸显“新奇”元素，营造一个与日常生活和工作相离脱的、变形的、不真实的世界，创造“奇观”，才能吸引观众眼球。1926年8月19日大世界游艺场在《申报》上登出广告，宣称“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奇物之多，莫甚于大世界”，接着便列举了大世界的“十二大稀奇”：小头男女做夫妻、狮头猴身怪东西、一脸长毛野少年……以及各种“异兽”，便是如此（季凌霄，《从游乐场看近代上海的全局想象》，《史林》

2017年第5期）。

1930年，新世界游艺场底层改为百货商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又被征用，暂作驻军用地，从此生意日益惨淡。陆锡侯在上海经营各类事业，1924年一手创办中国兴业银行，其间又投资开办神仙世界、大千世界等娱乐场所，均以失败告终。1937年上海沦陷后，他作了亲日派，任伪中华运动公司（回力球场）总经理，又在约克大楼开设国民饭店，直到1940年6月在国民党军统锄奸行动中的特工成员射伤，他的活动才变得收敛起来（丁伟，《抗战时期军统上海区的锄奸行动》《文史天地》2012年第10期）。抗战胜利后，陆锡侯作为汉奸被逮捕审讯（《申报》1946年6月4日《奸奸：陆锡侯、王学农等均逾候改期再审》）。

张石川回归电影行业后，于1922年创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真正的电影公司——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他任总经理兼导演，郑正秋任协理。张石川一生共导演150多部影片，有家喻户晓的《火烧红莲寺》《啼笑因缘》《金粉世家》《恼人春色》等，奠定了中国电影事业发展的基础。

此外，《重修古佛洞禅院记》碑文的撰写者与书丹者也是近现代文化名人。撰者姚民哀（1894-1938），江苏常熟人，本以弹词说书为业，在演出之余又为各类报刊撰写杂文，擅长写昆剧研究文章。后不满足于说书和写戏剧评论，1923年涉足武侠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拾，以《山东响马传》《侠骨恩仇记》《四海群龙记》《南北十大奇侠传》等会党武侠小说驰誉沪上。姚民哀同时又是著名报人，郑正秋作新世界游艺场办的《新世界报》主编时，姚民哀便是此报“缤纷世界”栏目的编辑（李廷龙，《〈新世界报〉（1917-1927）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抗战爆发后，姚民哀作了伪常熟自治委员会警务处副处长徐凤藻的文书，1938年被国民党游击队熊剑东部擒获并处决（孔庆东，《会党专家姚民哀（下）》，《文史参考》2010年第7期）。

书丹者何维朴（1842-1922）乃清代大书家何绍基（1799-1873）之孙，字诗孙，湖南道县人。其书风继承祖父衣钵，《重修古佛洞禅院记》的楷书遵从颜体，宽博平稳又融入汉魏之气，是何维朴以81岁高龄，辞世前几个月而书的作品。

结尾讲讲古佛洞庵后来的命运。1956年普陀县矿沙公司进驻古佛洞，肉身佛在“文革”中被投入海中，1986年古佛洞庵又被转手为自来水厂用房。在2005年终于由佛协收回重建寺宇（洪波雷，《普陀山古佛洞》，《舟山晚报》2014年3月16日），但普陀山唯一的肉身“古佛”再也不存了。

岛与莲

□紫鹰

经过一夜颠簸之后，最终还是见证了海上日出，没有想象中的灿烂华丽，也不如电影里描绘的光芒四射，但那也是难得一见。

之前我在船舱内随着船在海中的摇摆而酣睡，所以梦仿佛也是荡漾着的，记得周围都是莲花簇拥着，仿佛硕大的莲叶包裹着我，就像婴儿一样纯真地微笑，嘴里不由随《采莲曲》中唱道：“荡掉移浮荇乱，船进倚荷来。藕丝牵作缕，莲叶捧成杯。”

越往前去，莲花怒放得越是稠密，除了我这一片莲叶，都被一抹粉色浸润，因此一叶舢舨好像早就止步于莲了，我以为那是缘。

船猛地拉起汽笛声划破黑夜，把我从粉莲花丛拉回森淼之海，船舱里的窸窣声四起，说是岱山到了，原先熟睡静止的空气被搅动，恰好是黎明之光要从地平线开始驱逐黑夜。

船似乎停了，人们开始聚集到舱外，此时风儿微拂甲板很平稳，四周的水面却是不能停歇翻滚起波涛白浪，也酷似梦中簇拥而来的莲花，正值盛开最旺时分。据信徒说，观音大士会随第一缕阳光一起踏着莲花而来。

翻开东海地图确有一处标有“莲花洋”，夹在沈家门与普陀山之间，莲花洋以慧鐔“欲迎观音像回国，海牛铁莲花阻渡”的传说得名。但是岱山还是与它相隔遥远，也许也有状似朵朵莲花随风起伏的奇观。

我也曾在早些时候，乘着拖拉机动力的小木船，摇摇晃晃跨过莲花洋去那海天胜地，那时不会回望不远之处的岱山，曾经也是一个遍地莲花之地。

相比普济禅寺的绕梁三日的梵梵，岱山是属于寂寞的，像一张卷曲铺展的荷叶，静静地飘荡在水面。

那天我胸口一热，就没赶往沈家门而是在中途的岱山下船，也许是莲花波涛奇观留人，也许是这一张卷曲如荷叶的宁静令人驻足，让我的行动不再听从于脑子循规蹈矩，而是恣心所欲，随潜意识，随人最内在的直觉驱使。当然我也曾造访塔寺，与友人通宵达旦酣饮，思考一些不曾通



蒲斌军摄

透的问题。所以我稀里糊涂下了船并没有迷茫，而是直奔高亭。

突然想到25年之前，据说也有有缘的人，路过岱山暂停时，也莫名其妙地提前下了船。立即有人如熟人一般迎上来说：“我带你去。”居然鬼使神差一般，竟什么不问跟那人就走。

到了慈云庵沙弥相迎，预备好了清凉的洗脸水，虽简陋也当贵宾礼节。盥沐完毕，“熟人”不见了。问沙弥：“现在去哪？”沙弥答：“师父在等你。请随我来。”到了一个屋子，见到了桂仓禅师在蒲团坐禅……

莫名其妙下船，到了陌生的地方，悬疑地见了一连串不认识的“熟人”，就这么一步一步，果真与岱山与“慈云庵”投缘，最后见到了

“七塔寺”故人桂仓禅师，终于恍然大悟。“有缘无缘只在一念”。后来才知道，刚刚与大名鼎鼎的赵朴初居士擦肩而过。当时慈云庵斑驳破旧，期待修葺和扩建，香火也不如今日旺盛，赵朴初当日即撰下碑文《访岱山蓬莱仙岛慈云庵有作》：

弹指心开楼阁起，观大海碧于蓝。经房一老独悠然，一再参，殿慈颜，收录潮音依旧是无言。但记屏缘休歇好，闲用眼耳须观。

此碑立于寺的“华藏世界”侧面，显然是在为陈从周教授奇妙绝伦的设计相和。“莲华藏世界”就是《华严经》里描绘的华严世界，即指莲花出生的世界，或指含藏于莲花中的功德无量。虚空有多大华严世界就有多大，华藏世界是一切世界的总称。

恰巧的是，几乎在六年前的同一个时间，陈从周教授与悟道法师，一起提出了堪称人文景观一绝的方案，用镜子的反射，营造“华藏世界”。六年后赵朴初居士身入此中顶礼膜拜，如千万人礼拜千万尊佛像，重迭无尽。那一刻两位大师在“华严境界”穿越时空心灵交会了，不经意间迸发出强悍的传承力量。

其实历史的选择一直在眷顾岱山，从来没有忽视过、暂停过、放弃过！

公元743年日僧荣睿、普照秘密到大明寺拜谒鉴真和尚，并邀请他一起去日本转授戒律，他们的真诚打动了鉴真，于是开始了矢志不渝的东渡扶桑计划而名垂青史，传说中表示五次失败其中的第三次，就在岱山触礁而告终。

公元748年鉴真又进行了第五次东渡，从扬州出发，在岱山停泊了三个月后横渡东海再遇海难而未果折返。又过了五年，这位66岁染疾双目失明的老人，毅然决定再度出航，并且重新途经岱山海域，经一个多月辗转被日本遣唐船队接应，终于在754年抵达日本九州。

也有人说，唐初史有记载东茹山就是东岱山，当时鼎盛一时的“泗洲大师讲堂”，供奉的僧伽和尚，就是降服了妖魔水母的观音化身，尊为泗洲大圣，东亚海上丝绸之路崛起，也让东茹山拥有大量的信徒。

令人咋舌的是，曾建于北宋前后的寺庙已多达9座，清光绪年间统计，岱山只有19庙，可以想象，宋时“户只三千”的蓬莱乡，香火已经鼎盛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兵祸、天灾、战乱迭起一直给岱山带来重创，尤其明洪武十九年（1386）和清顺治十四年（1657）两度迁民，弃岛失管共300多年，皆是血泪斑斑，令人痛心疾首。

轮船汽笛拉响，渐渐靠近岱山的时候，胸中每次萌生一股不解之缘的情愫，有一种超越宗教文化的启迪。眺望跨过千年而相对寂寞的岱山岛，仍像一片卷曲的荷叶，一朵莲花在召唤我们，远离尘世嘈杂，高洁致远，而更接近于灵魂净化的求索。